

官场·商战·江湖小说巨制

本书为贵州省作家协会重点支持作品

中南门

唐玉林／著

一个挑水走夫
成为一方巨富
最终散尽千金
与美人逍遥
商场如网
江湖凶险
个中滋味
噙泪品说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官场·商战·江湖小说巨制



本书为贵州省作家协会重点支持作品

中南门

唐玉林／著

一个挑水走夫
成为一方巨富
最终散尽千金
与美人逍遥
商场如网
江湖凶险
个中滋味
擒泪品说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南门 / 唐玉林著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3. 1

ISBN 978-7-221-10662-9

I. ①中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2444号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中南门 |
| 著 者 | 唐玉林 |
| 责任编辑 | 阎循平 杨 礼 |
| 装帧设计 | 陈 电 |
| 出版发行 |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|
| 地 址 |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|
| 邮 编 | 550004 |
| 印 刷 | 贵阳佳迅印务有限公司 |
| 规 格 | 710mm×1000mm 1 / 16 |
| 字 数 | 270千字 |
| 印 张 | 23 |
| 版 次 | 2013年1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|
| 印 数 | 12000册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221-10662-9 |
| 定 价 | 39.00元 |

目 录



一	1
二	18
三	36
四	53
五	75
六	90
七	108
八	123
九	141
十	158
十一	173
十二	190
十三	207
十四	226
十五	241
十六	256
十七	274
十八	291
十九	311
二十	328
二十一	343



在这被称之为蛮荒之地的西南边陲，居然也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，而且，规规矩矩地建有九个门。

九个门，这可是中国城市的标准啊！所谓“九门提督”，今天的城防司令一职，就是依据这个标准设立的。可见，这个城市的一切都是中规中矩的。

毫无疑问，中南门肯定是这个城市很重要的地方。但必须声明，我们所要讲述的中南门，绝不只是一个威严的城门，绝不只是九个城门中的那个中南门。

当然了，作为城门，中南门肯定是值得书诸笔墨的。它宽大，它威严，它的每一块砖，每一块石头都是精心挑选的。那些方方正正的石头，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，早变得光滑如镜。每逢夏季，这石头上面可是乘凉的好地方啊！那些下船的挑夫们，精疲力尽之后，将身子往那石头上一放，那凉快啊，直透心底。那些方砖呢，上面攀援着说不出名字的野藤，一簇一簇的，显出旺盛生机。春天到来时，这些青藤也会开出些说不清楚名字的小花。这些小花，点缀着这座威严的城门。城门就显出了它的生动。而城门顶端的那些翘角，与那些沉实的石头、方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它高傲，它显露，它不可一世，它目空一切地关注着这个城市里的芸芸众生，永



远是那么的冷漠。

当然了，说中南门的重要，不能不提及它是这个城市最活跃的一个码头。每天早晨，它送走满载山货的大船；每到晚上，它又迎来充满笑声的货船。它使这个城市变得生动，充满生机，使这个城市成了湘黔边界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。

但是，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南门，绝不是这个城门，而是由这个城门连接的一条街道。这条街道就叫中南门。

中南门是这个城市——这个城市叫铜仁——商品交流的中心。凡米店、布店、鞋店、小食店、杂货店、山货店、铁器店、竹器店、酒店、米粉店、洋油洋火店，这里应有尽有。铜仁城的“八大号”，就是那几个成功的商人，几乎全集中在这条街道。当然了，他们肯定是这条街道的中心，是这条街道的主角，甚至可以说是这座城市的主角。我们要说中南门的事，能绕得开他们吗？不能。但凡事都得有个由头吧。中南门的故事，我们得先从小人物说起。

这个小人物，名叫杨远。

杨远是谁？你若是在中南门问起他，估计，十人之中大约有八个不知道，哪怕杨远就站在他们面前。但你若问谁是杨瞎子，十个人，肯定有十一个知道。不就是那个挑水卖的汉子吗？

是啊，是啊，中南门的人谁不认识杨瞎子呢？一年到头，一天到晚，不论刮风下雨，天寒地冻，你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杨瞎子。那是个永远佝偻着身子的汉子，身上永远穿着件百孔千疮的蓝布短衫，捆一条草绳在腰间。至于脚上，不论季节怎么变幻，都是一双草鞋。

就是这个形容佝偻的汉子，每天从早到晚，只干着一件事：艰难地挑着沉重的水桶，挑着甘甜的井水，走东家，去西家，将井水

倒进主人家的水缸里。然后继续着，直到天完全黑下来。

他是什么地方的人，他的亲生父母是干什么的？他到底姓什么？中南门的人都不知道。但他是怎么到的中南门，中南门的人却都知道。

那还是清朝皇帝下台的前一年。有一天，住在中南门城门旁的挑水老汉杨老满，去茶园山一个朋友那里喝喜酒，回家走到九鬼坡时，已是夜半子时。杨老满突然听得路边有轻微的抽泣声。杨老汉开始有些紧张，九鬼坡，可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啊！杨老满便想绕道过去。但那哭声不绝于耳，杨老满仗着酒性，便一定要去看个究竟。他悄悄走近哭声的地方，恍惚一看，一个黑影着实吓了他一大跳。开始，他觉得像是一条黑狗伏在那里。后大着胆子走近些，就着月光仔细看去，才看清楚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。这孩子满脸惊恐，睁着两只不大的眼睛，眼里的泪水还在往下掉。

杨老满问去：“你是哪家的娃娃啊？半夜不回家，跑到这荒山野岭哭些什么呀？”

那娃娃却不吭声，仍然是一副惊恐的面容。好久，才指指旁边。杨老满一看，又是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一个女人，躺在乱石中。“妈，妈。”这孩子只会这么说。杨老汉一摸，女人早浑身冰凉了。

从此，杨老满就收留了这个孩子。杨老满曾用了好多方法问他，是哪里的人，叫什么。按说，这孩子六七岁了，应该懂事了。但杨老汉一问他，他就吓得发抖，始终问不出什么结果。小孩身上挂着一个长命锁，是银制的。杨老汉看了半天，也看不出什么名堂。最后，杨老满叹口气。“算了，跟我老汉姓吧。来得远，就叫杨远吧。”



小孩十三四岁的时候（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小孩的准确年龄），杨老满去世了。可这孩子总要吃饭，总要生存啊。中南门的人是讲究仁义的，就让孩子继承了杨老满的营生——挑水卖。于是，这孩子就挑着一对水桶，走家串户，成了中南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孩子一天天在长大，他挑水的桶也一天天在变大。人们对他的称呼也逐渐在变。刚开始，人们叫他“杨家娃娃”，后来变成“杨家后生”，再后来就成了“杨瞎子”。

说起“杨瞎子”这称呼，是有来历的。其实，这小伙子并不瞎，只不过眼睛小点。那是一天下午，他挑水去舒大嫂家后得到的这个称呼。

舒大嫂可是中南门的一个人物。肥白、高大、圆润、结实。她十四岁从江口一个乡下嫁到中南门舒家，至今也有十二年了。十二年来，她没给舒家生下一男半女。六年前，舒大嫂男人上房去捡瓦，不小心掉了下来，从此就瘫倒了床上，这一躺就到在现在。舒家没有其他人，几代都是烫米粉的，因此，烫米粉的营生，就由舒大嫂一人承担了。她每天好像有使不完的劲，做事风风火火的，说话时，嗓门响得半条街都能听见。

可舒大嫂就有一个不太讲究的习惯，特别的不拘小节。比如说吧，一大群人坐在一起时，她就敢把屁股一歪，痛快地放个响屁，然后哈哈大笑。或者，把衣襟往上一撩，露出大半个奶子，使劲地擦着肚子上的汗珠。

可这是舒大嫂的习惯，你看得惯也罢，看不惯也罢，大家都习以为常了。

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。

铜仁的夏季可是个热得痛快淋漓的季节。那时候，太阳会从早

上卯时，就把它那灼人的光芒刺在人的肌肤上，刺在那奄奄一息的枝叶上，刺在有气无力的房顶上，刺在它能够刺得到的一切地方。这时候，不管干什么，都会弄出一身臭汗来。最惬意的，就是搬一张躺椅，端一壶凉茶，摇着蒲扇，坐在大树下，摆那龙门阵。

当然，孩子们是喜欢夏季的。夏季来临，他们的父母都好像失去了管教他们的兴趣。这时候，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浑身上下一脱，赤条条地往清澈的锦江河中一跳，整条河中，便荡漾起了他们欢快的笑声。

可舒大嫂不得清闲呀！她得和着太阳的脚步，从寅卯时分起床，将那一桶米浆推出来，然后把那些米浆加工成米粉。当这一切都干完后，舒大嫂自然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。此时，她什么都不顾了，就在那厨房中，将衣服脱干净，痛快地洗起来。

可舒大嫂也太不注意小节了。她也许清楚，此时绝没有什么人前来买粉。但她这天却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必定要来，那就是挑水卖的杨远。这天中午，她居然没有将门关死。

事情似乎本来就应该如此。就在舒大嫂洗得忘乎所以的时候，门开了。杨远挑着水进来了。舒大嫂惊叫一声，但那声惊叫很短促，就像被利剪剪断了似的，短促得就像放了一个屁。但这短促足以能让杨远警觉、恐慌、惊吓。舒大嫂甚至可以想象杨远那时的动作，把水桶一摔，鼠窜而去。

然而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杨远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——舒大嫂赤条条肥实而光滑的身躯就在他丈五之处呀——什么都没有听见。他脸上毫无任何表情，像往常一样，不慌不忙地将水挑进门来，轻轻将水桶放下，轻轻揩揩汗，慢慢将水倒进鱼缸里，然后离去。离开时，甚至没忘记随手将门带上。自始至终，他做得安然坦



荡，做得有条不紊，没有回头看舒大嫂一眼。

这段时间并不长，还不到寸香时分。但舒大嫂却像熬过了一个冬夜。在那短短的时间内，舒大嫂像着了魔，惊讶地吐不出一个字。她的双手只能紧紧捂住自己的私处，而那对硕大的奶子却是完全袒露的。她睁大双眼望着杨远，什么动作也没有。绝对没有。

但这事情不知怎么搞的，就被传了出去。

所有的人都不相信。杨远真的就会那么老实？舒大嫂那奶子多肥实啊！她那身皮肉多滑实多圆润啊！而且，舒大嫂也就二十六七啊！这年龄的女人是诱人的啊！

“他真的没对你动手动脚？”赵大叔反复地问舒大嫂，问的时候，喉头分明动了几下，显然，是吞下了几口口水。

“没有。”舒大嫂发誓诅咒道，“肯定没有！”舒大嫂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是吗？”人们摇着头，完全不能接受这种解释。“说不定，这家伙是个瞎子。要不，就是个死卵！”

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也只有这种解释了。这种解释顺其自然啊！是的，这家伙绝对是个瞎子。不然，凡是男人，都不会轻易放过舒大嫂的。这当然包括用眼睛。

可就是这么个杨瞎子，人们怀疑是个“死卵”的杨瞎子，却要成亲了。

杨瞎子要成亲的消息，其分量之沉重，甚至超过了李老板的儿子从东洋归来。整个中南门，在那几天内，从码头到道坳上，从江宗门到东山脚，全都在议论这件事。人们没有理由不议论呀！知道新娘子是谁吗？

没有任何人能够猜出来，此前也没有任何征兆！

——新娘子，居然是中南门最诱人的小寡妇周小妹。

周小妹是从六龙山嫁过来的。她初嫁的男人姓朱，叫朱家贵。

朱家到中南门落户已有三代，从他家祖辈起，就从事木匠活。朱家贵的父亲叫朱民，生得五大三粗，但木匠活做得绝对精致。李老板李堂柄家的房子大家都是看见的，不说那气魄，光说那檐头的威风，光说那窗櫺的别致，就令每一个木匠都自愧弗如。而且，朱民的为人是中南门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。他谦和，他肯帮忙。只要有人叫他干活，他从不谈价钱，只是先把活路做得让你无可挑剔之后，你才不好意思地拿出工钱。而且，哪怕你拿出的比朱民心中的那个价位高许多，你也总还是觉得亏了朱民不少。

但，就是这么一个很让人舒服的朱民，直到快四十时才娶亲。而且，他婆娘在生下朱家贵以后没多久，就一命呜呼了。

朱民伤心啊！他常常在没人的时候独自落泪。他很怀念在别人看来很平常很一般的婆娘。于是，朱民的这种怀念便使他喜欢上了喝酒。而他那弱小多病的儿子，就常常成了他酒后发泄的工具。

“你他妈的，你这龟儿子，肯定是催命鬼！老子情愿绝种，也不能没有婆娘！”朱民就这样骂他儿子。然而，骂归骂，在朱民临终前半年，他还是完成了对祖宗的交代，为他儿子讨了婆娘。

但朱木匠决然没有想到，就是因为娶了儿媳妇，使他一命归西。

周小妹嫁过来的那一天是腊月初四。这日子本来是算好了的。中南门算命的马先生说是大吉大利的日子。可那天从天亮时就出现了很不好的征兆，本来头天很晴朗的天空突然就下起了冻雨。铜仁人称呼这冻雨叫“下凝”。那下凝是很令人讨厌的。说它是雨，它并不激烈，歪歪斜斜的，飘飘飞飞的，但能冷到人的骨头里面去。



地上用不了多久，就会变得如同被桐油刷过似的，又硬又滑。所以，铜仁人又称呼这叫“桐油凝”。

就是这“桐油凝”，令心情比较愉快的朱民在自家的门口狠狠地摔了一跤。当时，他正拱着双手，在门口迎接着李堂柄李老板。李老板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请得动呢！李老板不仅来了，而且还带着很厚重的礼物，当然使朱民很是兴奋。可朱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么愉快的时候，他居然就很狼狈地摔了一跤。他后来虽然强忍着疼痛，接受了新人拜堂时对他行的大礼。但，在新娘子进屋以后，客人散去之后，朱民也就躺到床上去了。一直躺到半年后死去，都没站起来过。

于是，周小妹的婚嫁之事就因此被笼罩上了一层很莫名其妙的阴云。马先生后来为他的失误这么解释说，日子应该是对的，但周家女子的阴气太重了，所以，连老天爷也拗不过她。知道她的前世么？马先生说这话时，神情庄严、肃穆。周小妹是狐狸精变的。一百多年前，朱家的先人——朱民自己说过，他的曾祖是带过兵的。朱民说这话时，神情绝对是自豪的——他的曾祖曾经在六龙山打过一窝狐狸，一百多年后，报应落到了朱民身上。“看吧，”马先生此刻更加神秘，这就给他的语言带上了几分可信，“我们走着看，朱家贵那小子，迟早要栽倒在那女人的奶子下面。”

这话真的就应验了。周小妹在嫁过来一年之后，她男人突然就吐血了。先是口中吐出些许血丝，朱家贵根本不在意。几天后，就吐了一大口。接着，就咳得天摇地动，吐得令人恐怖。

朱家贵此时真的就很发慌了，他突然记起了马先生的话，记起了人们对他婆娘的那些传言。虽然他十分的喜欢他的婆娘。这喜欢主要表现在他不顾一切地迷恋他婆娘的身子。他婆娘在扭动身子交

欢时，口中的呻吟声勾魂夺魄，足以能够令他愿意立刻死去，就死在婆娘肥白的奶子下。

他慌忙地请来了郎中。

郎中为他把脉，为他开药。一切都有条不紊。但郎中在离开他家后，他却很慌乱地擦去了满头的大汗。郎中的话令在场的人个个心里发虚。

“他那病？哎，他那婆娘，是个男人都受不住啊！朱家贵，怕只有两个月了！”

果然，郎中说得准。两个月以后，周小妹变成了寡妇。

想想吧，就这样一个女人，这才嫁过来一年多，就使强壮的朱民，使年轻的朱家贵先后而去。她不是狐狸精是什么？于是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中南门所有的诅咒，所有的污言秽语，全落在了周小妹身上。尤其是人们家里的家具坏了，想到要请木匠时，这种咒骂就显得大义凛然，显得正气十足。

可是，这种咒骂只能在周小妹听不见的地方产生。而每当周小妹出现时，尽管她低着头，那么小心，那么胆怯，那么极其努力地不让人注意，但人们的眼光总是不自觉地全部集中到了她的身上。尤其是男人们的眼光。这时候，唯一能够打破这沉寂的，就是周小妹离开人们视线后，男人们那些婆娘的骂声：“眼睛打落了是不是？是不是想要狐狸精把你的魂勾去？”

寡妇门前是非多。诚然。但这话认真想过，就有些十分的纳闷了。这“是非”是哪一方带来的呢？是“寡妇”？抑或是“门前”？很是让人不解的。

应该说，周小妹绝对是恪守妇道的。在朱家贵去世后的若干岁月里，她一直不施粉黛。她每天几乎不出门。她维持日子的主要方



法，就是委托隔壁的刘嫂为她接一些缝缝补补的零活。除此外，便是缝些鞋垫，做些布鞋请刘嫂出售，日子也勉强过去了。她的女工很地道，很有手段。飞针走线之时，就连刘嫂也不得不佩服。尔后感叹：“好个俊俏能干的小娘子，偏偏一副寒酸命啊！”

当然，俊俏的周小妹便成了中南门那些纨绔子弟，那些游手好闲的浪子们注意的对象。

那天，几个浪子在一家酒馆喝了七八分以后，开始吹牛，开始描绘自己的那些艳遇。总之，每个人都把自己说成了潘安，说成了贾宝玉。

“麒麟阁的小翠你们大约知道的。寻常人去了，能有笑脸么？也就胡乱应酬些罢了。”说话的是米店魏老板的儿子魏不群。此刻，他闭着眼睛，摇动着脑袋，绘声绘色，身如其境。“可我那天去了后，那老鸨一报我的名号，就见那小翠堆着笑脸出来了。之后呢？哈哈，你们知道，我整整在她房间泡了两天。那两天啊，小翠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就是神仙也不过如此呀！什么，我花了多少银元？告诉你们吧，这扇子怎么样？这可是当年唐伯虎的真迹，就是小翠给的。这银镯怎么样？是小翠亲自给我戴上的。哈哈，不相信，去问问，魏少爷我玩女人什么时候花过钱？”

布店宋老板的儿子宋一岷眯着眼睛，开始挖苦魏少爷。“魏大少爷，可我听说的是，你被关在小翠的房间外，整整两个时辰，小翠都不开房门哪。”

魏不群火了。“放他妈的七弯八拐乌鸦屁！我魏少爷什么时候被女人拒绝过？只要我愿意，哪个女人不是倒贴给我？不相信，你们马上说个女人，少爷就去泡泡她！”

宋一岷大笑，“好，好。如此甚好，我们就想领教领教魏少爷

的手段。这样吧，远处的女人我们就免谈了，我们中南门的周小寡妇怎么样？只要你把她玩到手，我宋一岷连做一个月的东道。”

“对。对。”众人齐声附和。

魏不群神色为之一变。“什么，你们说那狐狸精？她……”魏少爷有些踌躇了。

宋一岷哈哈大笑，“原来也是银样蜡枪头！”

魏不群哪里受得了如此奚落，筷子一摔，愤然道：“他妈的，过几天，尔等听我的好消息。”

魏不群肯定是听过西门庆的故事。回去想了半天，决定仿效西门庆，从那王婆——刘嫂入手。他开始行动。

这一天，魏不群收拾整齐，摇着唐伯虎的真迹扇子，去了中南门陈家巷的旁边。

他来到刘嫂家门口。“刘嫂，日子过得不错吧？”

刘嫂猛然见一翩翩公子来到，着实吓了一跳，睁着眼看了良久，方认出来。

“哟，原来是魏家少爷啊，今天怎么这么清闲啊？”

“没事，随便走走。”魏不群说话时，已经坐了下来。

那刘嫂却忐忑起来。无端地来了个公子，无端地对她这么客套，任她怎么都想不透其中的缘由，便小心问道：“魏少爷……”

“哟，刘嫂做得好针线啊！”魏不群拿起那小桌上的鞋垫，欣赏起来，口中便尽些称赞的言辞。

“这哪里是我的手艺。是隔壁朱家媳妇的。委托我给她卖就是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魏不群借机说道，“那卖给我行了。”说话间，便掏出了一串铜钱。



“使不得这么多。”刘嫂急忙摆手，“少爷胡乱给几文行了。”

“不可。”魏不群煞有介事道：“如此女工，生平未见，岂可随便？那是唐突佳人。多的，就算少爷赏赐给她罢了。”

刘嫂急道：“那，大嫂就替朱家媳妇谢过少爷了。”

这是第一天的事。刘嫂和周小妹都没有把这事做更深入的联想，都认为不过是有钱人一时心血来潮，做一点善事罢了。但紧接着第二天发生的，就使刘嫂有些警觉了。

第二天，魏不群穿得更加锦绣，来到了刘嫂家。

见魏公子接着又来，刘嫂肯定是慌乱了。慌乱之中的啰嗦，她自己是记不清楚的。总之，她不知道是不是该有什么祸事来临了。她脸色是苍白的。

“刘嫂啊，”魏不群这几句话，是他早就编好了的，“昨天，我将那些鞋垫拿回去，我娘子一见，赞不绝口啊！非要我请朱家娘子给她做几件衣裳。所以，烦请刘嫂带我去隔壁，我和朱家娘子说说话。”

刘嫂再糊涂，此刻大约也明白了魏不群的心思。她犹豫道：“公子，朱家媳妇，寻常是不见生人的。”

魏不群火了。其实，这火早就存在心里了。不过就玩玩一个贫民之家的小寡妇，值得这么动心计么？他可没有西门庆的闲工夫。他把脸一沉，呵斥道：“本公子是生人么？朗朗大白天，不就叫你去敲敲门么？干什么勾当了？”

刘嫂肯定是被魏公子的气势吓住了。便去敲门，把魏公子领进了周小妹的家中。

周小妹绝对没想到魏公子会来她家的。否则，她不会清早就去洗头，不会把一头蓬松的黑发挽在头顶，不会只穿着短袖衣衫见客

的。尽管这是热天。

魏不群虽说早就听说过这小寡妇有几分姿色，但眼前的这个女人，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。

这完全是个尤物啊！你看吧，云鬓高挽，那一段洁净的脖子，和那露出的手膀，美如白玉啊！那胸前，衣衫被双乳鼓得紧紧的，圆圆的。腰肢细细，柔若杨柳。魏不群的眼睛收不回来了。当然，收不回来的还有他那完全被骚动得不能自制的心。此刻，他也顾不得什么过程，什么公子的体面了。他回头对刘嫂道：“你出去吧，我要单独和朱小娘子说几句话。”

说完，他也不顾什么礼节，将刘嫂往外一推，把门关上。

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太快了。周小妹没有半点思想准备。她惊恐地睁大双眼，就好像一只小兽，在万物之王面前，等待着厄运降临。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她胆怯地往后退着。

魏不群阴沉一笑，伸手掏出三块光洋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。

“实话说吧，这三块大洋，就是玩玩麒麟阁的头牌，也绰绰有余。但本公子看上你了，今天就想和你玩玩。你若答应，一切都好说话。本公子以后亏待不了你。但你若不答应，你就应该想想，你还想不想在这中南门立足。”

瞬间的恐慌之后，周小妹沉静了下来。她从小就很有主意的。她幽幽道：“能够结识公子，实在是小女子的造化。小女子也不是什么富贵之身，就是给公子玩玩，也是小女子好运。”

魏不群一听，乐了起来，“算你还有见识。”

周小妹又道：“公子是天大的好人。昨天，刘嫂对我说过了。小女子不想瞒公子，也不想害公子。公子若不怕，就来拿去吧。”说着，周小妹就要解衣裳。